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恨海·情变

吴趼人 著

2.4

天津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致中

恨海·情变

吴趼人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32开 7.25印张 2插页 139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

书号：10330·10 定价：1.30元

恨 海

吴 趼 人 著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编辑说明

近代文学，即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在中国革命史上，它起过启蒙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进步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艺术传统，在题材、内容和文学形式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内容上，它以反帝爱国和宣传民主主义革命为基本主题，自觉地使文学成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批判的工具。或直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密切配合维新运动；或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宣传鼓动。在文学形式上，它突破旧有形式，语体合一，趋向通俗化和多样化。这些变革，形成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由于近代文学自觉地为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服务，因而要求文学必须注意不同层次的读者，力求通俗化。通俗化的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白话文，文学浅显，易读易懂，形式自由，表达方便；一方面利用广大社会阶层所熟

习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倡导“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和“小说界革命”，并亲自写白话小说；著名革命家陈天华、秋瑾也利用通俗文学形式，或写白话小说，或写民间唱本；还有许多作者运用戏曲、话剧等形式。当时通俗文学呈现繁荣的景象，起到宣传变革，鼓舞士气，开通民智，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

近代通俗文学面向广大社会群众，这个层次的文学，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进步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近四十年来，我们信重于研究高层次的“正统”文学，而对近代通俗文学却很少研究，或重视不够。

近代通俗文学包括白话小说、戏剧、民间故事、唱本、民歌，数量众多。以影响最广泛的白话小说而论，人们一般只谈到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其实名称可考者有五百部，其中确有一些优秀和比较优秀之作。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民间故事和民歌，各种弹词唱本和地方戏曲脚本，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我们过去注意不多，当代读者很少知道。由于时日长久，又经十年动乱、大部分材料散失，为了向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实际的作品资料，我们就目前接触到的资料，编选这套《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这套资料以编选实际作品为主，附录有关史料，编选的原则是：

一、编选在旧民主主义各次运动中或在社会上有影响，

以及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或革命家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除了它们本身的艺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具有史料价值。

二、编选重要作家的各种较好的作品，这样，除了已经流行的该作家的代表作，读者还能读到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助于对这些作家的全面了解和研究。

三、编选的作品要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或艺术价值，内容比较健康，或写作上有某些可以借鉴之处，具有可读性。当然，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看到作者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对它们内容上的错误和缺点，要作必要的分析说明，对极个别描写“过黄”的语句作必要的删节；凡删节之处均应作出标记。

四、有的作品，在建国后曾经印行，但经过三十年，读者已很难得到，而又确有研究价值的，当酌情编选。编选时将根据原本，重作校订。

五、每书卷首前言，包括作者介绍，版本和整理情况，内容评介。

囿于我们见闻不广，限于我们学力不足，编选未必得当，整理难免不妥，评价或有错误，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指正，以便改进。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选小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

前 言

章回体长篇通俗小说《恨海》，是吴趼人的代表作之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上海广智书局初版，以后，曾多次出版，并先后被改编为电影、话剧和地方戏曲上演，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建国初期，通俗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曾先后重印，也曾改编为话剧和越剧。但印数不多，现在早已不易寻到。同时这些新排本删节较多，在现在看来，删节已无必要，应予复原。近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也曾重新整理出版，收进了无名氏所作的原书眉批。这些眉批夹杂在正文之中，既非作者吴趼人所作，文字又粗陋无深意，仍以不收为是。这次整理校订，仍以上海广智书局初版本为底本，参照解放后重印的几个本子，恢复以前被删改部分的原貌，但录本文，不录眉批。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今广东）人，因居佛山镇，乃以“我佛山人”为笔名。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二十余岁到

中国最大的都会上海谋生，当过抄写员，又常为报纸撰写小品文，开始有文名。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提倡以白话小说启迪民智、改良社会，吴趼人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发表了《电术奇谈》、《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大受欢迎，声名大振，一九〇四年应聘赴汉口，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笔。不久，美国迫害华工，趼人激于民族义愤而辞职，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后远游日本。一九〇六年回国，主办《月月小说》。次年，又提倡普及教育改良社会，创办并主持广志小学，直至逝世。

在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吴趼人写了十八部章回小说、十二种短篇小说，以及多种笔记、笑话、戏曲、诗文。除上述小说外，比较有名的小说还有《恨海》、《劫余灰》、《痛史》、《两晋演义》、《糊涂世界》、《瞎骗奇闻》、《发财秘诀》、《新石头记》、《上海游骖录》、《近十年之怪现状》、《情变》等；后人辑其遗作，尚编有《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笑话集）及诗文集。

吴趼人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中，把自己写的小说分为“社会”、“写情”、“借译稿以衍义”和“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诸类，把《恨海》归入到“写情小说”一类。《恨海》不但是吴趼人“写情小说”的代表作，它的写法开后世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之先河，对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

这部小说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写北京一个居民院中两对未婚青年在战乱中离散及其爱情与幸福被毁灭的悲剧，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展现了庚子之役时中国社会的动乱景象。故事叙述陈家兄弟二人，经父母作主，哥哥伯和与同院姑娘张棣华订婚，弟弟仲蕙与同院表妹王娟娟订婚。义和团入京，清政府与洋人谈判决裂，战争迫在眉睫，娟娟随父母先回苏州原籍；伯和与棣华母女逃难，途中失散；仲蕙奉父母留京，不幸父母死难，只身流落西北。八国联军攻陷津、京，伯和匿居天津竟得意外横财，到上海花天酒地；棣华母死他乡，伶仃流落，幸被父亲接回上海，但伯和已堕落不可救药，经棣华百般感化无效，终子病入膏肓一命呜呼，棣华含恨削发为尼。仲蕙南来寻娟娟完婚，不意杳如黄鹤，突于妓馆中见娟娟因父死无依，已沦落为妓。三个幸福的家庭，家破人亡；两对相爱的青年，恨海难填；正像结尾《西江月》发出的嗟叹：“精卫不填恨海，女娲未补情天。好姻缘是恶姻缘，说甚牵来一线！”

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三个家庭、两对青年的悲剧命运呢？小说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昏庸腐败的清政府所造成的庚子事变的战乱。书中主人公所以逃难，所以离散，所以留京被难，完全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清朝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没有深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恶残暴，但我们仍能看到正是这些反动势力在掌握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摧毁他们的家庭，断送他们的幸福。作者对义和团运动坚持封建知识分子的偏见，诬称为“拳匪”，目之为“乱民”，但还是

间接地反映出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拚死斗争，表现了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英勇精神。小说描绘了庚子之役社会的动乱景象，对我们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在小说的描写中，封建礼教也是束缚青年男女的爱情，摧残她们青春幸福的力量。作者全力刻画了一个封建淑女张绿华的典型形象。她与伯和相爱，又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了夫妻名分，但按照礼教，婚前仍必须严守男女界限。在逃难途中，一路上，她对因风凉受病的未婚夫既无限爱怜，又“发乎情，止乎礼义”，在内心忍受着“情”和“礼”激烈冲突的煎熬，而不“非礼越分”。作者赞扬她“以礼自持”的“礼”字。接着流落中途，她“割股疗亲”，作者也明言这是无济于事的愚孝，但还是称赞了她的“孝”行。不料良人不良，堕落到不可救药，她仍严守婚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百般感化，甚至不得不“通权达变”，为未婚夫亲自哺药，作者又赞扬她的“义”字。“女子从一而终”，尽管未婚，但名分已定，伯和死后，她削发为尼，从此把青春与青灯作伴，作者又称颂她的“节”字。礼、孝、节、义，作者极力描绘和赞扬这个少女恪守封建礼教的种种德行。但是，从这些比较深刻的描写中，我们却看到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对她们幸福的摧残和对她们精神的毒害，张绿华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小说除了对义和团持错误观点之外，对《红楼梦》的议论也不正确。吴趼人认识不到《红楼梦》反封建的主题，却

目为“诲淫导邪”之书，反映了作者保留封建礼教观点的迂腐思想。

小说在艺术上有比较突出的成就，语气通俗而流畅，文字浅显而清婉。作者运用质朴的口语，绘景状物，生动如见；写情抒怀，悱恻感人。许多章回小说，大多边写边刊，很少注意题材的剪裁，以致冗赘松散。这部小说经过剪裁，结构完整、紧凑。在取材上，它一反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而着力于描写世俗人情，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思想和感情落笔。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创新。

《恨海》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中国古代小说多是通过人物行动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主要是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及细节描写，很少直接描写心理活动。这部小说刻画女主人公，则着力于描写她的心理活动，细腻真切。如第二回写逃难途中，华内心“情”与“礼”的冲突，可谓描摹入微，情真意切。第三回写离散后她对未婚夫的牵挂，深入到未婚少女的心灵世界，不乏传神之笔。他的成功的心理描写，成为以后通俗小说的师传，现代言情小说普遍采用了这种艺术方法。不过，达到他这样的艺术造诣的就很少了。

宗饶哲

一九八六年六月

恨 海

目 录

前言.....	(1)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攫小极.....	(1)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毒地散东西.....	(10)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	(19)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27)
第五回 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36)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44)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53)

-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撒娇娃..... (61)
-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羁荡子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 (69)
- 第十回 遁空门惘惘怅情天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 (77)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樱小极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之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它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义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他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我今叙这

一段故事，虽未便先叙明是写哪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要知端详，且观正传。

却说光绪庚子那年，拳匪扰乱北方^①。后来，闹到联军入京，两宫西狩^②。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内中单表一个人，姓陈，名桀，表字戟临。广东南海人，两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学习，接了家眷来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蕙。在南横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顿。

恰好他一位中表亲戚，从苏州原籍接了家眷来京，一时寻不着房子。戟临本来嫌房子太大，便分租两间与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亲戚姓王，名道，表字乐天。妻子蒋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乐天是个内阁中书，与陈戟临一般的都未曾补缺。京官清苦，长安居不易。戟临住了北院的五间房子。西院三间，王乐天住了。

还有东院三间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钱，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赁的条子贴了出去。过了几时，便有一个人来问，要赁房子。戟临便招呼他看过。问起姓名，那人道：“姓张，名皋，字鹤亭。广东香山人。”戟临见是同乡，更是欢喜。议定了租金，鹤亭便择日搬了进来。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祿华。

① 这里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拳匪”是当时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污蔑性称谓。

② 开“两宫”指慈禧太后和慈德太后，光绪皇帝形同傀儡，政权由慈禧把持。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带着光绪西逃。

这是辛卯、壬辰年间的事，说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院子，三家人家，四个小儿女，那时都在六七岁上。王家本是陈家老亲，张家又是陈家同乡，同在一院里居住，内眷们来往，甚是亲密。四个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处玩。戟临请了一个蒙师，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王、张两家，也把女儿送来附学。小孩子家，愈加亲密。大家相爱相让，甚是和气。

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来鹤亭是一个商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字号，很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凡是到上海去时，便托戟临照应内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了五六年。戟临已经补了营缮司实缺，满、汉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个木厂监督的差使，光景较前略为好了。一日，李氏对戟临说道：“祥儿今年已是十三岁，瑞儿也十二岁了。他弟兄两个，近来很用心读书，我看将来也不输与老子。”戟临笑道：“奇了，怎么夫人平白地夸奖起儿子来？”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夸奖他们。可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好，心中便格外欢喜；欢喜了，便多方要代他们打算。”戟临道：“打算甚么呢？”李氏道：“打算同他们说定了亲事。”戟临道：“这个忙甚么？他们年纪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爷有所不知。我看见同院的两个女孩子，和我们祥儿、瑞儿真是天生的两对，便想说定了。”戟临道：“同住在一个院里，怕他们跑了不成？过两年再说迟。”李氏道：“不是怕他们跑了。我看得这一对女孩子

实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说了去。岂不是当面错过？”戟临沉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近来我见他还学着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便好，也还算亏他的了。说话举止，也还灵动。张家椿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并且鹤亭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脱略。那一副板板的广东习气，还不肯脱。他未见得便肯和我们官场中结亲。”李氏道：“我们且央媒人去求亲，肯不肯再说。此刻提也不曾提起，怎么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当下商议已定。

次日，戟临便央了两位媒人，分头去说合。王乐天一口便答应了，把女儿娟娟许与仲蕙。张鹤亭听了，却与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这是儿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妇道人家商量。”鹤亭道：“不是这等说。我天天在外头，回家的时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见着，他们祥儿到底人品资质如何？虽然说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么，然而一举一动，以及平日脾气，总可以看得出点来。他们现在一处读书，可还和气，这也是要紧的。”白氏道：“祥儿的举动，倒比他兄弟活泼得多。常听说，读书也是他聪明。至于和气不和气，这句话更可以不必说，此刻都是小孩子见识，懂得甚么？”鹤亭道：“这倒不然。彼此向来不相识的，倒也罢了；此刻他们天天在一处的，倘使他们向来有点不睦，强他们做了夫妻，知道这一生一世怎样呢？”白氏道：“他们天天都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一处玩笑，有甚么不睦？”鹤亭便不言语。到书房里看看众孩子的情形，见他们都伏在案上写字，和那教书先生谈了几句，便踱了出来。哪里看得出个甚么道